

刘道平诗三首

再咏毛笔

自称醜墨有痕留，
多少文非一笔勾。
可惜兴高为四宝，
不知被握几时休！

冒雨出行

住久家山欲入城，
弥天暴雨鬼神惊。
君何愁问长途事，
一路风生一路晴。

插秧时节

秧青嫩忆先农，
蓑笠翁犁梅雨中。
可惜东风追月尾，
闲愁无力挽残红！

蔡长宜词二首

一剪梅·惜春

又是一年三月天，诗兴翩翩，思絮绵绵。方知别后少清欢。人远鞍前，情系篱边。
锦水滩头鱼素传，经典篇篇，芳信年年。未知今世结何缘。聚亦留连，散亦留连。

西江月·幽梦

又入华胥幽梦，尤迷阆苑春风。灵魂深处亦感蓬。演绎真情种种。
如友似亲来伴，非侯即帝相从。裁雨弄雨径携龙。际遇英才天纵。

敞亮(外一首)

□ 龙叟(雅安)

生于草木，受累于胸腔里
一棵大树的蛊惑
这些年隐喻越来越茂密
世间所有的幽暗，都是忧郁
投下的阴影

这个走不出雨季的人
像无法靠站的列车，拖着影子
一路向南。金沙江水亦步亦趋
在他身后泛滥了

与木棉的相遇应该被注定
总要释放一朶阳光吧。攀枝花
不会徒有虚名。那些花朵
像突然开口说话的哑巴
它们的美有药用的功效

好似身穿红T恤的姑娘
醒目地立于一本书的扉页
把阳光举在头顶
预备好与岁月较劲到底
这执拗，尖锐地呈现于树身

一身寒湿之下
一扇小心遮掩的柴门
被鲜亮的事物赴后继推开
此刻，正静静地敞亮着

慈朗湖

安放在湖畔的自己,这些日子
在反复捣碎一个叫做龙叟的名字
混合四十二岁之前
那些飞翔的,喷发的,闪着金属色泽的
脾性,一起交给倒影和鱼
挥手的动作像不算悠扬的尾音
也许更像一首诗零落的字词
仓促中带点矫情,完全不合音韵
唉,我依然是那个小我,多么可悲
远方有洪流,而我需要继续停留湖面
与此处几只野鸭一样
贪恋水草,云朵和晚钟
这世界多么大呀,我在堤岸上搓红了手
多年前我从故乡投放的纸船
如今紧锁在湖畔
它曾经驮着几句豪言,在激流中
看似拔高了八度。在浅滩,我甘愿
与虾蟹们把酒言欢。交出信物
从心底掏出赞美,直至
对一滴露珠里的慈朗湖
爱不释手
慈朗湖,我爱地的这一刻
多少柔软正缓慢铺开。多少过往
正从我凝望的眼里滤除

父亲

□ 王富强(成都)

父亲留在我心中的印象是能干、精明、慈善、和蔼。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些年,我常常回忆起父亲生前的情景。

小时候,长辈们常跟我说起父亲辉煌的经历,说父亲在解放前就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文化人;当兵几年,是只站过一次岗的文化教官,抗美援朝时还在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转业后在青海省省级机关和一些县市当过官……诸如此类,来自他人的夸奖很多,但却从没有亲耳听到向来处世低调严谨的父亲本人说起过他的历史。只知道1962年全国“精兵简政”兴起时他主动辞职返乡,携一家老小由青海回到了老家四川,一直到老。

记得很清楚的,便是远远近近的人对父亲的敬重。平时,乡亲们有啥难事,总爱找父亲出主意,听听父亲是什么意见。那些年轻人,看不懂地图读不懂图纸搞不清意思什么的,总要跑来向父亲请教。逢年过节或邻里有什么红白喜事,父亲总是被推至上席,坐吃敬酒,那些被乡亲们视为“大官”的县里乡里的领导干部们也常常恭恭敬敬地向父亲问候请安。春节来临的时候,家家户户排着队请父亲给他们写春联。有些邻居因为多种原因为一些小事纠缠不清时,父亲便被众人请出来裁决,那情景,决不亚于传说中的包公断案。

小时候,我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放弃官位返乡回到农村过着艰难的农民生活。听说,当年父母辞职返乡时曾经领取过一笔数额不小的退职金,对此,我是相信的。因为对农活不太内行的父母几十年里正是靠此维持了一家三代十多口人的吃穿住行用(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虽然这样,我仍能想象作为当家人的父亲在辞职返乡这数十年里是多么地艰难和困苦。

农活外行的父亲却是文艺方面的内行。他能唱会跳,文章写得好,会好几种民族乐器,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很漂亮。我最初的文学、音乐知

识便是从父亲那儿获得的,空闲的时候,我便缠着父亲教我吹口琴、吹竹笛、拉二胡,教我写毛笔字。正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家被乡亲们称为“文艺之家”。可以这样说,我对文学、音乐、书法产生兴趣并能有一些小成就,与父亲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父亲堪称我的启蒙老师。

我初中毕业考上师范时父亲特别高兴,他卖猪卖粮,为我筹集车费费和学杂费,并亲自送我到车站,一路上千叮万嘱,掩饰不住身为父亲的那种高兴和担心。在我刚进师范校那几个月里,父亲三天两日便给我寄来一封信,问长问短。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知道父亲得病我甚感突然。就在我考进岳池师范学校的第二学期的某一天,我收到刚上初中的弟弟寄来的信,才知道父亲患中风瘫痪已奄奄一息,全家人正匆匆地为父亲准备后事。我心急如焚,鼻子一酸,从没流过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匆忙请了假,连夜赶回,跪至父亲床前,失声而哭。此时的父亲睁着眼睛流着泪水看着我,翕动着嘴唇已说不出的句完整的话来。看着为父亲赶做的寿衣、棺材,看着家人和亲友悲痛的模样,我坚决地要求守候父亲几夜。那几天,我昼夜为父亲端茶喂饭,服侍父亲吃喝拉撒睡,给父亲讲学校的新鲜事,疲倦得支持不住的时候便和衣在父亲身边睡下。我过去很怕病人和死人,可自从服侍了垂危的父亲几天以后,我再也不对病人、死人感到害怕了。

父亲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但却是十分痛苦地生存了八年。从他患病以后,我和哥哥姐姐们想了很多办法,但最后还是没有将他的病治愈。事实上,以我家当时的生活和经济状况,根本不可能送父亲到大医院治疗。八年里,父亲只能勉强坐着和睡着,吃、穿、拉、撒、睡都要靠人服侍,脚不能站立行走,手不能曲伸运动,说不清一句

完整的话。那种痛苦,那种烦躁,那种无奈,我从父亲的表情和目光中分明感受到了。

从父亲生病至我参加工作,我从没缝制过一件新衣服,没有添制任何学习和生活用品,没有向艰难运作的家里伸手要过一分钱。我完全靠着每月十五元五角的助学金和挣下的奖学金及偶尔少得可怜的稿费维持我的学业和生活,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也只是向一个经济较宽裕的远房舅舅和一位先我一年毕业的校友分别借过20元钱。

父亲走得很突然。他去世时,包括我在内的他辛勤养育的八个儿女正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劳作,没有一个后人为他永远的远行送别,正下派在华蓥市华龙乡人民政府挂职锻炼的我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最先赶回老家为父亲办理丧事。母亲告诉我,父亲临终前,嘴不停地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就是一句话也听不清。

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祖父去世得早,他和母亲既要供养祖母,又要把我们八兄妹拉扯大,无疑十分艰难。他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锤炼了许多令人钦羡的本事,但从不开扬和吹嘘,他总是充满善意地对待人和事,与人方便。他对儿女充满期待,对生活充满热爱,对生命充满渴望。在他生病期间,他完全可以依据有关政策向原工作单位和当地民政部门伸手求援,但他没有这样,并千万阻止,嘱咐家人也不要这样做。他的这种正气、锐气、志气、骨气和硬气,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

谈起父亲,许多人曾数次感叹,叹息父亲没有赶上可以施展抱负的年代,叹惜父亲英年早逝,叹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在升学、招工、置业、购房、提干、晋升方面没有沾到父亲的光,叹息父亲没有留下什么遗产给我们继承。可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却总是骄傲地回忆起自己的父亲!

“寻找最美家乡河湖”获奖征文

讲“上游道德” 做“顺水人情”

□ 江泽明(凉山)



雷波马湖

复杂多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高山、深谷、平原、盆地、丘陵相互交错,有海拔最高为5958米的木里县恰朗多吉峰,最低的雷波县大岩洞金沙江谷底305米,相对高差5653米。相较于省内金沙江末端、万里长江起首的宜宾而言,凉山全州17个县(市)都在“山”上,都处于长江上游之上,占尽了天时和地利。

既然如此,上游人就该有上游品质,要讲究“上游道德”,即:要爱护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江河湖泊溪沟,特别是不能让“母亲河”的乳汁变为毒液,因为我们都受到“乳汁”的哺育!长江中下游的人们还要仰仗她而生存、生活。再往大里说,地球都是我们“村”,人类命运共同的愿景,也绝不允许谁肆意对待每一条江河,更不允许谁破坏每一个湖泊的生态。

2017年2月24日,凉山州落实河长制工作会议召开,成立了州级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总河长及其办公室,提出了治理方略:对生态良好的河湖,将突出预防和保护措施,加大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区、生态敏感区和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力度;对水污染严重、水生态恶化的河湖,强化水功能区管理,深入排查入湖污染源,统筹治理工矿企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港口船舶污染,严控入河湖排污总量。其中,对于城市河湖治理,充分学习借鉴邛海“三退三还”治理模式,科学处理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划定河湖管理保护范围,加大水体治理力度,着力维护城市水系完整性和生态良好;对农村河湖,加强清淤疏浚、环境整治和水系连通,狠抓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保护和恢复河湖的生态功能,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高处也温煦

□ 秦连渝(贵阳)

去年11月中旬,登峨眉山。初时,风硬雨冷,四围雄奇高峻的大山连同其茂密墨绿的林木被浓雾包裹,不见其真面目。导游说,山下气温八九度,够冷了;而山顶,顶多四五度,就更冷了,“我劝大家登山前花30元租一件大衣,以免上得山顶受冷挨冻。”

是啊,所谓“高处不胜寒”,就自然现象而言,海拔越高的地带,其气温越低,其植物越低矮、稀疏;就人类心境而言,权位越高者,其情感越孤独、凄清、冰冷——因他遭际了畏惧他的威权、他的猜忌、他的冷酷的人的疏远和冷落,他原先的难兄难弟其心大都离他远去,即便有一两位其心近在身边的,也不像当年那样热切地直呼他“涉”或“四哥”了。

当然,对所谓“高处不胜寒”还有一种解读,即才高八斗、声名卓著、站在或学术或诗文的高峰者,往往被无才无德的小人嫉恨、孤立、挤压、攻击,致使他们深感人性丑陋,人心叵测,从而意冷心凉,苦闷抑郁,只能孤高不群、恹恹自怜。

导游的温馨提示,让我的心微微一动。但我还是将雨衣套好、衣襟扣紧了,右手执一根竹棍,权作拐杖,让双脚依次稳稳地踏上石阶,向山顶进发了——我只想试试我这把老骨头能否扛得住大自然的严寒。至于人类位高权重者和站在或学术或诗文高峰者的心境,对前者,我百姓一个,是无法也是不屑于和不情愿去体味的;对后者,我俗人一个,只能对其倾慕、仰望,达不到其孤高旷远的境界,也就谈不上体味了。

风,似乎更多地涌来且更加强劲了;雨,应该愈发地密集且愈发冰冷了。这就强迫我必须加快脚步,以带来更多的热量——现在,我感到身子有些颤抖,眼前的景物已与我无关,哪会有什么朦胧的美感?

尽管加快脚步,仍有一股股透凉不息地袭向身子骨。我知道,山顶海拔3000多米,而我,现在才登攀了不到800米。

然而,好在我并不感到疲累。那么,我就继续登攀。每一个台阶,都在向我召唤。

然而,向我召唤的还有捣蛋顽劣的猴群。它们光裸着身子,好像严寒的风雨与它们无关,一个个睁圆了豆大的双眼,对我和游人上蹿下跳,张牙舞爪……我和游人早已溃不成军,于慌乱中纷纷将手里的、包里的食物扔给它们。瞬时,猴群散去。

我庆幸有惊无险——导游曾告知,你若不施与猴群食物,就极有可能被猴群攻击,致你伤残。

我就不明白,裸身的猴群为何比穿衣的人群厉害?是不是说,人的本质也是裸体,一旦穿上了衣服,也就穿上了虚弱,穿上了自私,从而失去了肉身的强健和精神的合力?

继续前行,身子被浓雾包裹着,被冷雨击打着,不知不觉,竟来到了缆车点。坐上缆车,见窗外云遮雾绕,烟雨迷蒙,而高山磅礴,深壑沉沉……心里不觉一紧,生怕有何不测——其实,我原本是不想坐缆车的,只是坐的人多了,也就坐了上去。既然坐了上去,那就身不由己了。

还好,同样是有惊无险。那就从容地将身子从缆车上移向地面,继续举步前行。

走着走着,身子骨竟有了暖意——原来,山顶就在眼前;而就在眼前的山顶,竟然有偌大一片光芒刺得人有些睁不开双眼!

当然,那是阳光,灿烂的阳光!灿烂的阳光朗照着山顶那尊高耸入云霄仰视方能见其全貌的佛像,朗照着山顶无数善男信女的肉身和心灵……

不是说“高处不胜寒”吗?不对!站在这摩天接云的峨眉山顶,我并没有感到身子的寒冷,反倒有一种沐浴春风般温煦的感觉。我想气温应该不低于摄氏20度。那就让我脱掉雨衣,将之扔进垃圾箱;解开衣襟,将暖风和阳光迎入胸怀。

我还想,那尊高大的佛像,那些对佛祖充满虔诚之心的善男信女,其感受一定是与我相同的。那么,就让我同他们一道,怀着灿烂的阳光赐予的愉悦而恬静的心情,静静地远眺群山的绵延与起伏,俯瞰峡谷的深邃与险危,环望充盈于天地间的流云的飞卷与变幻,感受从众多寺庙里散发出来的佛学气息……

当然,我还会独自对那尊高大的佛像和那些善男信女行合十礼。

峨眉两重天:山麓风硬雨冷;山顶温煦明媚。这就让我知道,事物大抵都有两面性,甚或多样性。单就自然现象而言,并非所有的高处此一时彼一时都“不胜寒”;至于位高权重者的心境,因与我等百姓隔着“两重天”,不说也罢。

当然,尽管高处也温煦,终究,我,我们,还得回到低处去的。

低处,毕竟是我们栖息、坐卧的地方。



齐鸿摄

通锦桥